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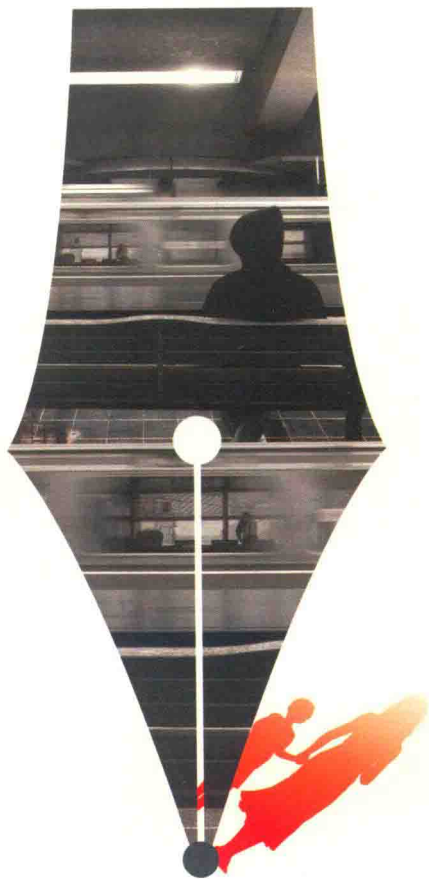
左岸译丛

Qui a tué le poète?

# 谁杀了 诗人?

Luis de Mirand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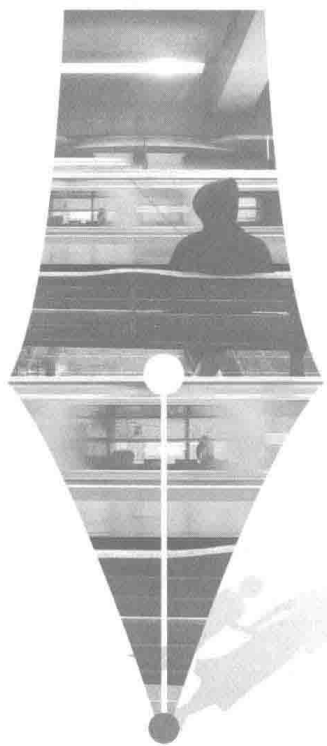
[法] 路易斯·德米兰达 / 著  
钟一 / 译



海天出版社 (中国·深圳)



左岸译丛



Qui a tué le poète?

# 谁杀了 诗人？

Luis de Miranda

[法] 路易斯·德米兰达 / 著

钟一 /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杀了诗人? / (法) 路易斯·德米兰达著 ; 钟一译.  
— 深圳 : 海天出版社, 2018.8  
(左岸译丛)  
ISBN 978-7-5507-2439-6

I. ①谁… II. ①路… ②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40100号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 19-2018-052号

Qui a tué le poète

Luis de Miranda

copyright © 2011 Luis de Miranda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Haitian  
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 RESERVED

## 谁杀了诗人?

SHUI SHA LE SHIREN?

出品人 聂雄前  
责任编辑 胡小跃 李尧 戚乐也  
责任校对 叶果  
责任技编 梁立新  
封面设计 知行格致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海天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址   |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           |
| 网址   | www.htph.com.cn                  |
| 订购电话 | 0755-83460239 (邮购) 83460397 (批发) |
| 设计制作 |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-33133493      |
| 印刷   |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本   | 787mm × 1092mm 1/32              |
| 印张   |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数   | 100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次   | 2018年8月第1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次   | 2018年8月第1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价   | 38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奥菲利亚：“我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。”

——莎士比亚《哈姆雷特》

## 序

2010年4月20日的早晨，10点刚过，我弟弟在他位于阿弗雷城的公寓里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蹲在地上的小男孩。“这一定是幻觉，”巴多反复告诉自己，“如果我轻抚这孩子的头发，我的手会穿过他。”他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了一步。

我多想待在井底

或在一个遥远国度

闭上双眼

我会发现我的世界已分崩离析

幽灵男孩抬起了头。巴多碰了碰他的头发和小

脑袋，好像浓稠的液体。可当他抽回手，并没有残留一滴水迹。我弟弟一时凝噎、不知所措，就在这时，厨房传来敲门声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来访者头戴风帽，挡住了半张脸，难以辨认，他手里提着一个包裹。巴多打开门时，那个小男孩就站在他的身边，还拉着他的手。这真是奇怪的感觉，仿佛自己正触碰着一个触不可及的东西。

那是胶囊咖啡外送员，他放下帽子，没有和小男孩打招呼，似乎并未发现他的存在。巴多迟疑了一会儿，试图寻找一个恰当的说法，最终，还是鼓起勇气对门口的外送员说：

“这是我儿子。”

对方呆望着巴多的身旁，那里除了空气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发现我弟弟的手指紧攥着，像是握着一只想象中的手。这不是他第一次遇见古怪的客户。他清楚，我弟弟只是有点孤单，并不会伤害别人。

“他和你长得很像。请在这儿签字。”

巴多松开小男孩的手，潦草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极力掩饰平静外表下的惊慌失措。他接过咖啡包裹，和外送员道别，随即关上门，转身看着贝纳尔多。
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小男孩没有理他，自顾自地看着厨房书架旁摆放的一张相片，仔细端详其中那个20多岁的女生，她拥有灰蓝色的瞳孔、白皙的皮肤和赭红色的头发。这是6年前的相片，那时的奥菲利亚和巴多手牵着手，两人脸上写满了喜悦。

“她很漂亮，”男孩一字一顿地说道，可嘴唇几乎没有动，“你还爱她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我没有她的音讯，除了每年会收到她的一两条信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一言难尽……我猜，她现在应该住在汉堡。”

“你想再见她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关于巴多和奥菲利亚之间的百转千回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无论多么细微的情节我都不曾错过，因为我弟弟总会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。我是他的知己，而不是监护人。尽管当时我对那个英法混血女孩的个性有所顾虑，可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评判他们的关系，毕竟这场爱情让我弟弟感觉自己无所不能，仿佛长出了翅膀。也许是蜡做的翅膀？

对巴多而言，奥菲利亚就是那个所谓命中注定的爱人。如此强烈的爱情会吞噬一切，把人变成一个怪物，时而成为崇高与优美的化身，时而又变得面目可憎、令人窒息。每当想起她时，巴多的眼前总是这样一幅画面——在欧洲的尽头，他紧紧抓着



悬崖边，距离脚下一二十米是无尽的虚空，而他就那样悬在半空。

那是大约6年前的7月，在葡萄牙，他们相识已有3个月。奥菲利亚自称得了重病——白血病；那时的她只有20岁，而那也许会是她的最后一个夏天。她桀骜不驯的气质、难以捉摸的性格、拜伦式的语调，都让巴多无法抵抗；她热情奔放，同时又透露着一丝腼腆。她的古灵精怪、她的狂野，还有她的大长腿，都令巴多痴迷不已。奥菲利亚听很多音乐，通常是古典乐，尤其是拉赫玛尼诺夫（令人心碎又故作姿态的）的钢琴协奏曲。有时候，也会听一些她笑称为（只是微笑，她从没有过真的大笑）“蹩脚哥特摇滚”的歌曲：以死亡为主题的暗黑系乐队，诸如艾米丽·奥腾、卡拉布雷斯或是“梦之日记”。她还有收集吸血鬼电影的癖好。和她待在一起的日子里，我弟弟觉得一切正在朝好的

方向发展。

那个夏天，他们来到位于欧洲最西端的罗卡角与“苹果海滩”之间的辛特拉海岸，发现了一处只有越过悬崖峭壁才能抵达的海滩，而这竟危险地唤起了奥菲利亚想跳下去的渴望。她究竟经历了什么，会对这样极端的事情产生渴求？

我弟弟向来容易眩晕，可奥菲利亚却如藤蔓般柔软，像一个老手，无所畏惧。下降过程耗费了很长时间，眼前的路越来越窄，他们的双脚仅能踩在十几厘米宽的岩脊上，身体紧贴着岩壁，脚下离地面还有很远一段距离（在我弟弟看来，那真是可怕的高度；可对于他的同伴，也是这场冒险的提议者而言，这点高度根本不在话下）。

巴多尽力保持平静，他清楚只要低头望一眼，就有坠落的危险。他们全然不知接下来要走的路是否可行。也许他们会原路折返，那几乎意味着得徒

手攀岩。虽是一个白血病人，奥菲利亚身手敏捷，如履平地；她时不时取笑一下我弟弟，有时又耐心鼓励他，待在原地等待他赶上来。如果不是因为想到她病了，巴多绝不可能这样冒险。他并不完全相信她身患白血病这一假设，而是从中看到了某种隐喻，一次呼救。他不愿在奥菲利亚面前丢脸。

关于他们的关系，从一开始，巴多就在同情和爱慕之间犹豫。他一直梦想经历激情四溢的恋情。自从在凯旋门脚下第一次偶遇，他便感受到她身上某种优雅的不安。她有一种崇高而痛苦的美，犹如一座大教堂。显然，这不是装模作样，的确有什么正在折磨她。这激起了巴多的骑士精神。他将全力以赴，把他的挚爱从恶龙手中救出。

一天，也许是这场“悬崖事件”发生的1个月前，她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，问他有没有泳裤，愿不愿意和她相约到协和广场的喷水池戏水。于

是，巴多向他的建筑师同事们编了个借口，便匆匆出门。这对恋人在金色的喷泉里享受了一次“圣洗”，后来，在游客的众目睽睽之下，两人各自裹着超短的白色浴衣大摇大摆走进了玛德莲教堂，那模样着实滑稽可笑。和奥菲利亚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，我弟弟工作效率低下，常常因此被合作伙伴指责；有流言蜚语说，他在和一个有点神经兮兮的女孩谈恋爱，而那个女孩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者。

欧洲尽头的那个夏日，他们最终抵达了海滩，安然无恙。那是一个被嶙峋怪石环绕的小湾。对巴多的这个小小壮举，海浪似乎无动于衷，依旧如常地拍打着岸边，在那一刻，奥菲利亚才真正明白，他有多么爱她。她开始后悔自己编造的谎言，然而她已走得太远，难以收回曾经的话。那天夜里，他们尽情做爱，比往常更疯狂。

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  | 我将改变过去.....     | 1  |
| 2  | 人们总是说得很多 .....  | 10 |
| 3  | 醒来之后 .....      | 16 |
| 4  | 成为巴多以前 .....    | 19 |
| 5  | 一切皆有原因 .....    | 26 |
| 6  | 生命的美好转瞬即逝 ..... | 31 |
| 7  | 再见她一面? .....    | 41 |
| 8  | 偶 然 .....       | 51 |
| 9  | 我很危险 .....      | 58 |
| 10 | 在寂静无声的沙丘上 ..... | 63 |
| 11 | 和巴多的儿子一起 .....  | 67 |
| 12 | 从过去通向未来 .....   | 76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3 她邀我见面 .....    | 89  |
| 14 天际如火一般染红 ..... | 96  |
| 15 每一片生命之海 .....  | 104 |
| 16 内在的危险 .....    | 116 |
| 17 你想见我父亲吗? ..... | 122 |
| 18 消失在黑夜之中 .....  | 129 |
| 19 也许她想保护他 .....  | 142 |
| 20 我是巴多 .....     | 150 |
| 21 宛若梦中 .....     | 161 |
| 译后记 .....         | 166 |
| 作者访谈 .....        | 171 |

# 1

## 我将改变过去

一切已面目全非。魂不守舍的我试图让自己在这片名为“假寐”的森林里，在树荫底下安静地待一会儿。身体越不动弹，意识却翻搅得越厉害，一些句子在脑海里盘旋不止——巴多死了。几天前，夏至刚刚到来。

他，是个诗人，而我，自认几乎不懂写作。他的骤然离世留下一个空洞，让人眩晕，在这无止境的缺失之外，有关他的迥然不同的记忆开始接连涌现。我伸开双臂，深深吸了一口气——对生命的感激之情在这一刻仿佛枯竭殆尽。这真的可能吗？我毕竟只是个凡人，禁不住又哀嚎起来。但无论如

何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想让笔下的文字继续陷于悲伤。枝杈交错的树荫底下，天气显得不那么热了。我所在的这片森林，离阿弗雷城墓地不远，过去我的孪生弟弟总习惯来这里散步。“巴多”，它不仅仅是个名字，还是一连串影像，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动词，一桩尚未受到惩罚的罪行。但这一天不会等太久了。

我闭上眼睛。感到树木的香气旋绕升腾，带来酒醉时的回忆。我多么希望大脑可以稍稍出神一会儿，可以有一股气流像树叶经脉那般占据我的脑神经，好让我至少获得片刻的休息，腾出讲述的时间，去梳理、揣测一些别的什么，而不是被过往压得喘不过气。眼前的蕨类植物蒙上了一层超自然的光。“属于植物熠熠生辉的次元”，他在最后一本记事簿里如此写道，那是他死前的第23天。

死，多么愚蠢的字眼。巴多是他作为诗人的笔名；他本名贝纳尔多，2010年5月15日星期六死于汉堡，年仅38岁。当时有人推搡了他……

只是那么一推、一撞，他从思腾舒兹地铁站台



跌了下去。“思腾舒兹”……这个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“繁星海角”。也许20年后的我会笑着想起这个名字，可此时此刻，我不自觉地眉头紧蹙。我还在寻找这个单词背后真正的力量。

我成了一名伤员，但我不会再成天抱怨了，因为这是一场战争。这个故事已变身为一场战斗……

警察从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支小型木质万花筒，用礼物包装纸裹着。我把它作为证物保留了下来，有朝一日我要愤怒地把它塞到凶手的嘴里——因为必定有一个凶手，绝不会有其他可能。如果他说的是人类的语言，我会让他乖乖闭嘴。

根据仅有的几名现场目击者的说法，嫌疑人是英国疯拉姆足球俱乐部的一个球迷。我真希望这一切只是场噩梦。那个球迷喝醉了，或许是不小心撞了我弟弟，当时列车正要进站，他转眼溜之大吉。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，警官先生！3天之后，5月18日，我在信箱里收到一张来自汉堡美术馆的明信片，上面印有费尔南德·赫诺普夫1897年创作的面具作品——那是一张被叶片环绕的天使脸庞，左右